

《少年文艺》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

《少年文艺》
编辑部 选编



时光隧道的另一头



《少年文艺》

编辑部 选编

《少年文艺》创刊40周年

特别纪念

时光隧道的另一头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隧道的另一头 / 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选编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3
ISBN 978-7-5346-9045-7

I. ①时… II. ①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8295号

书 名 时光隧道的另一头

选 编	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
策 划	田 俊
责任编辑	沙 群
美术编辑	王 可
封面绘画	孔 雀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苏少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40 mm 1/32
印 张	10
版 次	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46-9045-7
定 价	24.90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这一切的开端

曹文轩

我与《少年文艺》建立联系时，这本刊物还隶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。那时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未独立建社，未达成今天的格局，更未以“凤凰”命名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直到现在，我与江苏出版之间的关系就从未中断过，而这一切的开端，竟是从《少年文艺》开始的。

那时，我不过才二十岁左右。从盐城到南京，要坐长途汽车，一路上都很颠簸。一大早上车，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南京，因而总觉得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那时的通讯方法是信件，通常总是《少年文艺》顾宪谟老师来信，约谈稿件。我因此就从家乡出发，去一趟南京。当时，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青年、业余作者，记忆里我很少是一个人去南京，常常是县文化馆的李有干先生带着我去。每一次相见，都是谈文学创作上的事。离开时，他们总要将我们送到大街上。许多年后，我依然记得在《少年文艺》窄小而拥挤的编辑部，顾先生给予的勉励。这位长辈很专心、很负责，很能体贴我们这些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出路的人。

我在《少年文艺》，还见过张彦平先生，他当时是总社的一

位领导，很关心这本期刊的成长。我们有过好几次接触，但我始终没有记住他一句话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却是永恒的。我记住的是他的声音，是他特有的目光，是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，是他在谈吐举止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、品质和境界。

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《少年文艺》，他当时也是一位写作者，从昆山文化馆抽调到《少年文艺》做编辑。没曾想这份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十年，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。

再后来，我还在《少年文艺》结识了建一兄和文焙女士，他们都是从南京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这本刊物做编辑。这些老人先后淡出之后，又经历了好几茬人了。但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些老人们还在《少年文艺》的岗位上。他们的后继者，风格也许不一样，但他们坚守的正是这些老人们创造和坚守的凤凰精神：事业为先、作者为先、天下为先。

从《少年文艺》开始，我与凤凰之间的关系，密度越来越大，以“千丝万缕”一词形容亦不为过。区区一篇回忆短文，哪里说得清这般亲密？那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，足够写本书了。这里，就先只说初时通过《少年文艺》的相识。那是我和苏少社交往的第一个黄金阶段。

中国的杂志社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杂志社，它不是家族的，而是国家的。它不是一个家族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，而是一个国家的一拨一拨工作人员的接续。但当我回忆起《少年文艺》时，却又分明觉得，这些人，就是同一个家族的。

目 录

时光隧道的另一头

001	哑牛	曹文轩
015	点火	祁 智
037	穿过小城,很累	金曾豪
049	白梓树	金曾豪
058	鬼屋探险	邹抒阳
061	较个什么劲儿	邹抒阳
073	8×8 等于几	朱新望
083	吹口哨的女孩	王巨成
094	第三个人	韩 寒
099	时光隧道的另一头	顾 抒
105	同桌朱螺剂	邹凡凡
110	我叫“谎谎”	谭元亨
121	栖镇往事	林 彦
129	一场下酒的大雨	庄大伟
138	不知名的歌	邓湘子

156	笔记本上的螺旋	简 平
165	黑豆眼	谈风霞
170	长大的感觉	李树松
180	大饼对油条说	钟 麦
186	辉煌	玉 清
201	北大荒的声音	常新港
211	知己	饶雪漫
220	爸是乡巴佬	韩辉光
229	蛇女	牧 铃
243	小学老师	老 臣
253	大妹雪囡	樊发稼
257	弯曲的红风衣	李东华
272	画	闫耀明
275	风吹铜铃响	李有干
287	战场上的快乐圣诞	李静睿
298	大鱼	满 涛

哑 牛

曹文轩

001

时光隧道的另一头

卖蔬菜的胖老婆子，眯缝着小小的眼睛，打量着面前这个孩子：长得真壮实，浑身上下，透出一股劲儿，仿佛随时都能像头小牛犊撒开四蹄飞奔起来。那头发，黑、粗、硬，一绺翘在凸出的额头上。眼睛深而大，明亮得出奇，活像黑夜里两颗闪烁的星星。他半藏在他爸爸身后，那对亮眼睛灵活地转动着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惊奇、欢乐，又有几分胆怯。

“才十六岁，你也舍得！”老婆子说。

爸爸没说话。他老了。本来，他是想再拖几年退休的，等小儿子长大点来接班，可是没有得到允许。小儿子是个哑巴，以后上哪去找工作呀？只好让他现在就来顶替他。并不想他挣钱，如果他能养活自己，便了却了爸爸一桩沉重的心事。

“留下吧，跟着我。”老婆子对孩子的爸爸说，“你放心吧，我们一起共事那么多年，我会很好地照顾他的。”她爱怜地拍了拍小哑巴的脑袋。

爸爸抱拳，再三感谢。他松了口气，永远离开了菜场。

“哎哟！”老婆子这才想起，“也没问问他老子，这小哑巴叫什么名字。”转念一想：这样的孩子，有没有名字，本来就没多大意思。她看了看他，嗯，看来，能干活！便对其他几个卖菜的婶婶说：“就叫他哑牛吧！”

1

头一天，老婆子拍了拍哑牛的后脑勺说：“没你的事，玩吧！”第二天，她从墙角里拖出一条破烂的围裙，放在哑牛的面前：“干活了！”

哑牛围上长长的围裙，穿起大好几码的大雨靴，又从墙角里拾起一顶破草帽，往头上一磕。那样子，简直像从漫画里跑出来的孩子，滑稽极了。卖菜的婶婶们憋不住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。哑牛看看她们，又瞧瞧自己，也乐了，还嗷嗷地欢叫着。婶子们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他也就越发叫得欢。柜台前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。

哑牛真高兴，他不要人养啦！

老婆子憋了半天，到底“扑哧”笑了，笑得肉嘟嘟地跳动。“傻哑巴！”她指了指门外一大堆烂菜皮，“用车把它们拖到垃圾堆去！”

哑牛扛起一把大铁锹，摇头晃脑，高高兴兴地走出门。

“小哑巴，有把力气！”第三天，老婆子当着所有的婶子面下了结论。她生怕他歇坏了，尽量“照顾”他，多派点活儿给他干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多：“车来了，卸车去！”“把那筐茄子搬上台子！”“去，把那堆烂西红柿倒了！”“长眼睛了吗？把外面那

两筐黄瓜先搬到屋里！”……

哑牛不停地干活，脸上整天滚着汗珠儿。他不时地用脏乎乎的手抹着脸，把脸抹得黑黑的，那对眼睛显得更加熠熠发亮。

“歇会吧，哑牛。”婶子们心疼了。

“别舍不得，小孩家累不坏。”歇在凳上的老婆子说得轻巧。她顺手拿过一根黄瓜，要赏给哑牛。

哑牛的手像是被烫了，赶紧藏到背后，转身跑到自来水管跟前，拧开龙头，歪着脑袋，咕嘟咕嘟地喝了个饱，朝婶子们快活地笑笑。他瞧有几个孩子过来了，来点恶作剧，用手捂住水管，把水喷射到他们身上。孩子们赶紧躲避，他又欢叫起来：“嗷，嗷！”

是的，哑牛不在乎劳累，总是那么快乐。仿佛那不是又脏又累的劳动，而是有趣的玩耍。卡车来收空筐了，他像玩杂技似的，把十只空筐掣在一起，用头顶着，不用手扶，摇摇摆摆地走过去。他跟车去装菜，回来的路上，往菜筐里一钻，急得婶婶们直叫：“哑牛！哑牛呢？”他特别喜欢蹬三轮车。他屁股离开坐凳，把车蹬得飞快，常常是没到垃圾堆，上面的烂菜皮早已颠落掉一小半。遇到拐弯处，他猛一扳车把，一侧的车轮常常是悬空的。碰到下雨天，他蹬得更带劲，哪儿有水塘，车就往哪儿去。他摘下破草帽，抓在手里，一边摇，一边嗷嗷叫。孩子们紧跟着他的车，追逐着，叫喊着，朝他扔泥巴，砸烂西红柿。他不恼，反而显得更活跃。大一点的孩子，常常爬满一板车，要他拖着他们兜一圈。拖就拖，哑牛乐意，撅着屁股，蹬得直喘气。

“傻蛋!”

谁说的?你傻!哑牛可不傻。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,心眼灵着呢。他眼睛眨巴眨巴一个主意,聪明过人。才开始,婶婶们都以为他缺心眼只能干死活儿。可是过了一些日子,她们便发现,哑牛有一个特别好使的脑瓜儿。他一有空儿,便钻进柜台里,踮着脚,一旁看着婶婶们卖菜。后来,干脆动手帮忙了。常常是,婶婶们还没有在算盘上拨定珠子,他眼睛一骨碌,账便算出来了,伸出手指,朝婶子们叫着。那样快,又那样准。婶婶们忙了,干脆让他独当一面。哑巴有什么关系?生意做得蛮好。

“十个哑巴九个精!”老婆子耷拉着眼皮。

老经理的眼镜横在鼻尖上,目光从镜框上边投在哑牛脸上,向他翘起大拇哥儿。哑牛乐坏了,把那辆三轮车蹬得更快,摘下破草帽,一个劲地狂舞起来。

关在家里十五年啊!谁都讨厌他,不把他当回事儿,他只能整天孤孤单单地待在一旁,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。现在,他走出家门,干活了,挣钱了,跟无数的人打交道;并且,他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承认。小哑牛的心灵里充满欢乐,那是自然的。尽管老婆子不管轻重地将活儿一股脑儿派给他,累得他一回家就往铺上爬,但仍是那么快乐。嗷嗷的欢叫声,不时地响在这小小的菜场。

当然,哑牛也有纳闷的时候:一个老奶奶买了两斤豆荚,忘了带篮子,拿不走。哑牛在裤子上搓了搓手,然后,从墙角拿起一个破簸箕给了她。“好哑巴。”老奶奶直点头。可是,老婆子走过来,一把拿过那没用的簸箕,扔回墙角里,还瞪了哑

牛一眼。哑牛用舌头舔了舔嘴唇，急得如陀螺似的打转儿，最后，摘下头上的草帽，把豆荚倒在里边，放在老奶奶手里。还有一回，一个大爷要买西瓜。他看看台子上，已经卖完了，朝大爷摇摇头。大爷也失望地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刚走几步，哑牛的眼睛唰地亮了：“嗷嗷嗷……”大爷回过头去，只见他跳过两个菜筐，从柜台底下欢天喜地捧出一个花皮大西瓜来。他把它抱到秤盘里。老婆子又过来了，轻轻地拧了一下他的耳朵。他愣愣地望着她把西瓜抱了回去。老婆子眼皮不抬地说：“你多大？这是留给幼儿园的孩子的！”大爷被呛得直翻眼，哼哼哼地背着手走了。大爷刚走，老婆子用手往门外一指，对哑牛说：“把那二十筐西红柿给我搬回来！”晚上，哑牛看得清清楚楚，老婆子腆着大肚皮，把大西瓜装进自己的大网兜里，颠颠地回家了。

哑牛毕竟是哑牛，屁股一转，把这些事忘得干干净净，照样快快乐乐，不时地把破草帽摘下，抓在手里挥舞着，引得人们大笑。

2

哑牛终于瞪大了眼睛！

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着指甲，侧着脑袋，那对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死盯着老婆子。婶子们有的串街卖菜去了，有的在门外卸车。外屋，只有他和她。唯一的顾客也走了。老婆子扭动着短粗的脖子，眼睛贪婪地瞟着台子上那只放钱的木箱子。她咽着唾沫，张着嘴巴，不让那扁鼻子发出急促的喘息声。她看了看四周：没有人！怎么没人呢？哑牛不是站在那里吗？

哼，一个哑巴算什么东西！她用眼睛看着门口，伸出手去，突然从钱箱里捏起一张五元的票子，迅捷地塞进口袋里。那动作快得哟，鬼都不能相信这是胖得连喘气都费力的老婆子干的。她把两根短粗的胳膊交叉着搁在胸前，表现出一副清闲自得的样子。

然而，哑牛歪着脑袋走过来了。他已经是第三次发现老婆子从钱箱里拿钱了！

“哑巴，怎么不卸车去？”老婆子问。

哑牛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，用那对纯洁的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脸。她被这双眼睛看得浑身不自在：“死哑巴，你……你怎么老瞪着我？”

瞪？当然瞪！

卸完车的婶婶们进屋来了。

哑牛突然朝婶子们“嗷嗷嗷”地叫起来，一边叫，一边用手急促地比画着。他一会儿用手指指钱箱，一会儿缩着脖子，转动着眼睛，做了个四下看人和抓东西的动作，一会儿用手指戳着老婆子的口袋。

婶子们互相看着。

哑牛见她们不明白，急得浑身都做起动作来：眨眼睛，撇嘴巴，吐舌头，拧耳朵……

婶子们的眼睛里终于透出一丝疑惑。

老婆子突然往后一仰，咯咯咯地大笑起来：“死哑巴，今天疯了，胡比画些什么呀？”说完，又是一阵大笑，浑身的肉都在颤动。

婶子们被老婆子那副自然的神态迷惑了。

围来了很多很多人。他们不知内情，当然也就不明白哑牛在比画什么。见他那副怪模样，反而跟着老婆子一起笑起来。有几个啥也不懂的小不点，笑得最带劲，连口水都笑得从嘴角流下来了。

哑牛急了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，满脸通红，汗珠儿“吧嗒吧嗒”地往地上掉。他使劲地叫唤，两只手用力地抓着胸前的衣服抖动着。

咳，如果他能说话——哪怕只能说一句话，那该多好啊！

老婆子挥了挥手：“臭哑巴，别在这疯疯癫癫啦，干活去！”随即，又朝围观的人们挥挥手，“没事回家躺着，一个哑巴有什么好看的，傻不傻？有什么好看的，傻不傻？”

人们一个个地笑着走开了。婶子们也各自干自己的事去了，只剩哑牛一个人。他抓着一把大扫帚，冲出门去，狠劲地扫着地上的葱根蒜叶，扬起一团团灰雾。他扫几下，跺几下脚，叫几声。

老经理站在对面屋子门口，用手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皱着眉头，一动不动地看着灰雾中快要急疯了的小哑牛。

从这以后，哑牛一见到老婆子，就歪着脖子，瞪着眼睛。他让老婆子感到讨厌了。

“你们当心着点。”有一天，老婆子对婶子们说，“那小哑巴……哼！”

婶子们惊诧地看着她。

“他买冰棍，一买四五根，分给他分给你。听说，还分给跟着板车跑的那群小猴子。他哪来的钱？”她再一次煞有介事地提醒婶子们，“当心着点。”

婶子们散开了，谁也不吭声。

纯真的小哑牛，踏进人世间仅仅十六年，他哪能想到这一切呀！他见到婶婶们（包括老婆子）忙得汗淋淋的，照样把爸爸给他买早饭的钱省下，买了冰棍，用草帽捧到她们面前，用手指指划划，要她们快吃，吃下去连心里都凉快。见到孩子们追赶着他的三轮板车，天真的哑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简直是个英雄，他感到高兴、得意。于是，他只要有钱，照样请他们吃冰棍，而自己却把嘴巴套在自来水龙头上。

可是，谁也没有看出小哑牛那颗幼小的心。在老婆子的一次又一次的影响下，婶婶们也不时地把眼睛溜到眼梢上，膘着满脸脏斑的哑牛。

老婆子横下一条心：一定要把这个精灵的小哑巴，远远地支开柜台。

哑牛看不出，踏着大胶靴，又进柜台帮忙来了。婶子们一见，一个个脸上显出了紧张的神态，顺手把钱箱往跟前拉了拉。能干的哑牛又动手称菜了。婶子们说：“歇会吧。”哑牛伸了两下胳膊，挺了挺小胸脯，那意思是说：我有劲哩！婶子们没法，一边卖菜，一边“留心着”，特别是，当哑牛碰钱箱时，在老婆子目光带领下，一个个把目光都盯在他那黑乎乎的手上。终于，有一个婶子不愿再费神盯着他，从哑牛面前把钱箱拿走了，并且用怀疑的眼睛斜着看了他一眼。

机敏的哑牛，从这双眼睛里，似乎感觉到什么，愣住了。

“哑巴，卖菜。”一个顾客叫道。

他发愣，没有听见。那顾客提高嗓门又叫了一声，他浑身一哆嗦。他低下头去，给那顾客称完菜，指着一位婶婶，让那

顾客把钱交给她。

没有顾客了。哑牛像傻子似的呆头呆脑地站在柜台里。婶子们要到后屋喝水去，见他不走，更起疑心，把几个钱箱全都挂上了黑色的大锁。哑牛的厚嘴唇颤抖起来，乌亮的大眼睛里漫上汪汪的泪水。哑牛，他多伤心！

从此，欢乐的哑牛沉默了。他再也不跨进柜台，只是干活，干活！他把破草帽使劲扣到脸上，不让孩子们看见他，一脚一脚地蹬着那辆破损的老车。缺油的轴承、变形的车轮、裂缝的木板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沉闷而又让人心里难受。

他不再是个精明、聪慧、狡黠的哑巴。那对活泼的眼睛，失去了明亮的光泽，变得迟钝了。他常常呆头呆脑地在一旁发愣，嘴里呜噜呜噜地发出一些谁也不懂的声音。

他时常突然间发作起来，不是把菜筐高高地抛起，就是把车蹬得飞快，见谁也不让，吓得路上行人叫喊着，纷纷躲闪到路边。跟在他车后追闹的孩子们不敢再靠近了，远远地站着，不明白地看着这个曾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哑牛。垃圾堆在一家服装厂的大墙下，哑牛卸着垃圾，卸着卸着，嗷嗷大叫，随即，抓起筐里的西红柿，咬着牙，狠狠地朝墙上砸去：一颗、两颗……喉咙里呼噜着，越砸越凶，把那墙砸得斑斑点点。有一颗烂西红柿，竟然飞过窗子，钻进屋里，正巧落在缝纫机上的白布上。

服装厂的人找到菜场，提出抗议。

老经理向人家连连道歉。可是，他没有责怪哑牛。看着孩子那对深陷在眼窝里、充满委屈和痛苦的眼睛，用手拍拍他的脑勺，便走了——悄然无声地来到垃圾堆，把哑牛砸在人家

墙上的烂西红柿一块一块地扒下来,用水把墙洗刷干净……

3

“他也是个人!”

胖老婆子被老经理叫去,好好训斥了一通。老婆子不但没有收敛自己,反而对无辜的哑牛更加怨恨:一个小小的臭哑巴,也值得这么看重!

冬季到了,家家户户要赶在霜冻前储存大白菜,这是菜场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。前辆大卡车上的白菜刚刚卸完,后辆大卡车又开来了,车没有停稳,大家就喊:“卸车喽!”于是,菜场的人立即放下刚刚端起的水杯,又爬上车去。七八辆三轮板车,不断帮着顾客把买好的白菜送回去。进、出,出、进,一座菜山消失了,一座菜山又堆成了。菜场像台机器,从天蒙蒙亮,一直运转到深夜。

多么沉重的劳动!

老婆子不但没有照顾小小年纪的哑牛,相反,一个劲地支使、催赶着他:干活去!干活去!干活去!

哑牛从车上爬到车下,又从车下爬到车上,卸菜、堆菜、送菜、拖菜皮……喘息着,不停地喘息着。天已经很冷了,他只穿一件被菜筐、车钩、铁钉撕成很多口子的单褂,却还汗渍渍的。闷在鞋子里的脚趾,都给汗水泡白了。在他稚嫩、还未成熟的身躯里,能有多少力量?他累呀,多想歇一会。可是,不等他顺墙根坐下,老婆子就大叫:“哑巴!”她还朝其他婶婶们嘟嘟囔囔:“这哑巴一身的懒骨头!”壮实的哑牛,一天一天地瘦弱下来,那头粗黑的头发,渐渐枯黄了。一天深夜,菜场的